

## 白大褂里的悲悯情怀

甘建华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还是个淘气的小屁孩。有一天放学路上，无端地朝河对面菜地里的农民大叔扔小石子。挑粪的大叔挥舞粪勺佯装过来，我和小伙伴们作鸟兽散。我跑丢了鞋子，脚底心被什么东西戳了个大窟窿，鲜血如注。昏迷中醒来，是躺在地段医院的急诊室里，伤口已处理完毕。我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一位一身白大褂手脚麻利地忙碌着的护士姐姐。她用细柔的话音对我父母叮嘱着什么，随后又弯下身来，仔细地观察、打量着我。她那双慈悲、温和而美丽的眼睛，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在人届中年的本世纪初，我又一次躺在白茫茫的世界里，这回是右腿骨折，术后麻醉许久不退，导致尿路中断，而盐水瓶里的液体，依然理直气壮地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体内，膀胱愈加鼓胀。护士进来，问要不要导尿，我摇头。护工老刘走过来，说要帮我“挤”尿。我估摸着“挤尿”会比“导尿”好受些，犹豫着点头。这活儿不容易拿捏，需要胆大心细，重不得轻不得。老刘挽起袖子，耐心地用双手给我反复按摩挤压。看模样他是久经沙场了，经验老到，手法熟练地为我一点点地减轻着痛苦。我内心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住院期间，吃喝拉

撒也全靠老刘服侍。如果没有老刘的任劳任怨和一双巧手，我该怎么办？

留意观察，才知道当时病房里最忙最累的都已换成了护工。她们多数为青壮年女性。为了家里盖房子，供孩子求学，她们来自遥远的、经济欠发达的乡野田头；她们呼朋唤友，相互介绍，如海绵吸水般渗入城镇医院的每个病房；她们包揽了病区脏、苦、累的活，帮助医院降低了经营成本，也减少了护士们的工作压力。当然，患者也为增加了一笔额外花费。不解的是，不知为什么，“工”字上面出了头的个别护士，在护工面前还隐隐约约有种先天的优越感；工作减负了，却多了叽叽喳喳的工夫。记得多年前，家父躺在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，不巧门口正对着护士站，于是，我天天目睹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：一边是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痛苦呻吟，一边是两个护士的闲聊和说笑。

此刻，又一次想起了儿时遇见的那位护士姐姐，面前又浮现了她那双善良温厚，充满悲悯的眼睛。她似乎在告诉我，尽管日月轮转，社会风气变化，但根植于人性中的那种仁爱与善良，一定像大浪淘沙中的金子，沉淀在岁月的长河里，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。我有所释然。不是么，

生活中，常有亲近的、熟悉的乃至不相识的人，以他们身上所放射的人性光辉，拨动着我们的心弦。曾听到一位托儿所阿姨对家人说，她上班时抱得最多的，是那几个长相丑陋的幼儿，和万千宠爱集一身的“小皇帝”们比，他们不太被人关注和理会，多可怜啊！人世间，像这样菩萨心肠的人其实有很多。有朋友喝茶时聊起，父母娘是一家小医院的护士，白白净净，戴副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心肠特别好，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干。有患者排便困难时，都爱找她，她经常亲手为患者抠大便。她退休时，同事们依依不舍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好记性的患者，至今还会念叨她的好！我有时就七想八想：要当名合格的护士，除了掌握知识技能，更需要宅心仁厚，一颗心温软如棉，否则千万别穿那件白大褂。

令我对“护士”这一称呼肃然起敬的，还有近年的一次采访中，遇到的南京江北医院某科的一位护士长。初为护士时，为了练一手过硬的打针、穿刺功夫，让患者少受罪，她强忍眼泪，把针一次次地往自己的细皮嫩肉里扎。当了护士长，为了让新上岗的护士能胜任工作，她操心操到食无味睡不香，硬是将20多名刚穿白大褂的小姑娘，变成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护理团队，将每项规章制度和操作常规，落实到了丁、卯是卯的井井有条上。“让患者满意”，是这支团队的座右铭；当一名心有大爱的护士，是她们的追求与梦想。

## 雨，梨花和门

章铜胜

春雨绵绵中，柳丝拂过的江南，梨花白了，杏花也红了。细雨一点点地敲打着芭蕉，节奏翠绿而又缠绵，直打得我心里翠绿一片，也湿润一片。那点湿意洇染着的绿意盈盈的江南，浮泛着细雨的流光，而在风雨的流光里，又是一年的花开花落，又是一季的雨打风吹。

春天的江南，总是咏叹着这样多情的调子。而在江南，多情的，还有身在江南的人。

春雨江南，多情处，如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，是深情的，也是矛盾的，还是适宜于煮茗听雨的情境的。在雨，梨花和门之间，在一唱一叹的词韵婉转里，透着春日的寂寥和落寞。那份寂寥和落寞，如被风雨吹打着的一树梨花，让人心碎。

让人心碎的句子和情境，总是格外使人着迷，秦观在《鹊桥仙·枝上流莺和泪闻》里吟过，李重先在《忆王孙·春词》里吟过，唐寅在《一剪梅·雨打梨花深闭门》里吟过，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也吟过，唐朝诗人刘方平、戴叔伦也吟诵过类似的句子。在他们的反复吟唱里，梨花落了，重重心门，也在春天悄悄地关上了。可在重门之内，在有些人的心里，分明还是有着一些期望的，期望此时故人能来，期望他能与自己一起煮茗听雨，一起互为依伴，也一起陪伴春天的寂寥和落寞。

可江南的雨呢？漂白了朵朵梨花，打落了朵朵梨花，也关闭了雨中的篱门、屋门和重重心门。听雨之人，眼见得细雨打落

了梨花。那瓣瓣梨花落在了眼前，也落在了心里；落在了故人前来的路上，也落在思绪纷飞的春天。也许只是一个转身之间，花开，花也落，敞开重门，也已重门深闭。闭门，该是在黄昏。黄昏时，闭上的是重门，敞开的却是思念，对故人的思念。思念在夜色中漫开，如夜色般浓重；在雨声里缠绵，如雨声般绵密。

总觉得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，是古意盎然的人间叙事，是旧时的深巷，是深深的苔痕，是栏杆倚遍的楼头，是寂寞深深的庭院，它似乎总和传统诗词中的闺怨有关，又似乎与之无关。有关就太过纤弱了，无关倒好，倒显得洒脱一些。那些春愁如梨花般敏感的诗人们，是需要一点洒脱的，不然愁如春雨，该如何停歇呢？

梨花院落，深闭的重门之内，所思的故人是谁呢？或许是征人，正身披征袍，在远方戍守边疆；或许是商人，正奔波泥涂，去逐轻如梨花的点滴之利；或许是士子，正挑灯苦读，在灯下点亮微茫如油灯般闪烁的人生希望……他们是门内之人的亲人、友人，抑或是有情人？这些似乎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在雨打梨花的春日里，一个人渐浓的思念，是难敌眼前那无边的寂寞的。门内之人，是多么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伴啊。

这些都不用管了，索性生起一炉炭火，温暖自己，也温暖如雨丝般细密的思念吧。在炉上煮一壶新茶，任水汽氤氲，在茶香里，听雨声点点滴滴，在茶汤初沸的咕噜



垂钓人  
臧志明 摄

## 华亭风

吴建平 书

咕噜的声音里，等待故人归来。让思念在雨声中一点点地消融，让情谊在茶香里一丝丝地弥漫。

如果他能归来，还是一起煮茗听雨吧。这样多好。不然，一个人又该如何去独对春雨梨花呢？可现在，那一扇门，是敞开，还是闭上？风刮过了，带走所有的虚空，没有人听见开门，或是关门的声音。雨落下了，留下湿漉漉的一地思念。梨花开了，也落了，落在风雨之中，落在了门外，还是门内，好像都无关紧要了。

结构性缺陷，那灶台肯定要推倒重来。此外，灶膛设计要利于聚火，最大限度发挥热能，也就是说不费柴草、又快又好。

早些时候，土灶的台面是用水泥砂浆刮得平滑如镜，手艺高超的瓦匠，肯定不会让灶台轻易裂缝的。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整个大灶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都贴上了雪白的瓷砖，又好看又干净又耐用。时代潮流带来千变万化，而一些传统习俗却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不少人家灶台上上方，一年到头贴着一张灶王爷的神像，上面写着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的祝词。灶王爷是负责监察每家每户道德品行的，这家人家天天吃啥他也清清楚楚。小孩吃饭时不小心，米粒掉到地上，必须马上捡起来，因为老人们经常教导：浪费粮食会受到灶王爷惩罚的。

土灶的强大火力和保温功能，保证了灶上煮出的米饭特别香软蓬松，而且还能炕出金黄焦香的锅巴。炖肉炒菜也是如此，煤气灶、电磁炉就是烧不出土灶那样醇厚的味道来。如今许多挂着“农家乐”字样的饭店，都将柴火土灶作为一大亮点来招徕食客，确实具有不小的吸引力。

离开故乡四十年了，每当我想起那遥远的乡村和农家的烟火，总是心潮翻滚，眼前会浮现一座朴实的大灶，昏黄的光线中，灶前人影绰绰，屋里热气腾腾。平淡的岁月仿佛一支慢歌，悠扬而轻柔，让我躁动的思绪一点点地沉静下来。

## 农家土灶

成健

四五十前的乡村人家，煮饭烧菜都用柴火土灶。十几平方米的锅屋，一座大灶要占去四分之一左右。

土灶的构成大致分为灶台和灶下。灶下也叫“锅门口”，是燃烧柴草的地方。柴草包括稻草麦秸棉花秆、枯枝落叶废木材之类，这些都是塞进灶膛里燃烧的。灶膛又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上面烧火，下面出灰，中间有炉篦隔开。炉篦由若干铁条平行铺设而成，铁条间距颇有讲究，既不能太宽，也不能太窄。柴草烧成灰烬后自然落到下层，累积成堆后，便掏出倒掉。灶下的配備，还有一张小凳子，以及火柴、火钳、火叉、掏灰耙等器物。

按照常规，灶台的一侧依墙而砌，正面、背面都要留下空间。以一个成人作比照，灶台高度一般在半腰以上，长度则超过一庹。普通人家是两眼灶，即两个灶膛。上面坐两口铁锅，一个煮饭，一个烧菜。里边的锅通常煮饭，外边的烧菜。煮饭的锅要大一些，烧菜的略小。铁锅大小有几种型号，直径分别为一尺七寸、一尺五寸、一尺三寸等，俗称尺七锅、尺五锅、尺三锅。各家各户用多大的锅，基本上视其人口多少而定。

在两口铁锅中间，大多数人家还会安装一个汤罐。汤罐可不是用于炖鸡汤肉汤的。它是一只圆筒形铁罐，口径约二十公分，深度约三十公分，上面加个木盖。汤罐并不与灶膛直接相通，而是借助灶体的热量加温，虽难达到滚沸状态，却也炙手可

责任编辑：许平 美术编辑：沈兰 电话：021-67812062 E-mail:sjbsxp@163.com

## 到川沙去

童孟侯

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“蓝精灵”总算开到了川沙，我已是腰疼背酸。不过，坐了残障车进城也有好处：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。

我们突突突地在川沙新街走，突突突地在老街行驶，随走随停，随停随开，警察正在给一辆违章停放的私家车贴罚款条，看见大郑的“蓝精灵”像没看見似的。怎么罚？没有车牌、没有驾驶执照，还是残疾人，你要处理大郑你得扶着大郑走。

我们的车直接开进古城墙公园，这里原先有四个城门（始建于明代的1557年），现在只剩一门，占地也只剩2000平方米，沿着只有80米的古城墙缓缓转了一圈，下车抚摸着古代的墙砖，心想这围城当年据说要容纳一万多人，以躲避倭寇，怎么藏？

出了公园，我们在老牌的人民饭店午餐：酱爆猪肝、八宝辣酱、红烧肚档、香菇面筋……土气十足，味道纯正，量还特别大，一碗相当于市区饭店的两碗。

要返程了，大郑指着“蓝精灵”说请吧。我双手抱拳说我和小楼体验过了，现在坐地铁二号线回家吧。大郑说好吧好吧，我送你们到地铁川沙站。

坐在地铁上我突然想，为什么不是我来开残障车呢？驾驶的座位又宽敞又绵软，为什么不叫大郑到后面当“烧卖”去？这车我也是会开的呀！

回到家，四仰八叉地躺了半个多小时，人是缓过来了，耳畔还是突突突的车响，眼前还是蓝盈盈的光，我像是突然睡醒了：残障车是让残障人代步的短途工具，我怎么能鼓励大郑长途跋涉开几十公里呢？

## 新英遍旧从

张金刚

一句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兴致正浓，摇动花枝，落英缤纷，花香溢溢，我兀自在花中欢笑，可惹急了路过的大爷：“哎呀，我的活宝，还想不想吃杏子了呀！”我一吐舌头，抱着树干，躲了起来，继而哧溜滑下树，跑得没了踪影。

后来，离家求学、工作，故乡的杏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，定居的小城也是山城，踏春走不远，便可逢着数片杏花林。与同行者一道赏过杏花千点万点、落花浩荡纷扬，若有幸邂逅一场杏花微雨，踏花徐行，那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些年，我都与城郊一棵古杏树春天有约，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访。那如凤冠霞帔般繁盛的杏花，一树成林，花香醉人，美到窒息。我拍了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赏，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看到公园的杏花即将盛放，我想，很快故乡的杏花也定会“新英遍旧丛”，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，我驱车踏上久违的回乡寻花之路。一路上，但见一树树明媚、粉艳的杏花，已喜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谷，既安安静静，又热闹非凡；既有花其花的内敛，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杏花点缀装扮的乡间道路穿行，身心不由随花轻扬。

忽而已至故乡，杏花幽香渐渐浓郁，恍然把我变回小时候。母亲见我，扯着我的衣襟，仰头在那株杏树下看花。朵朵杏花如张张笑脸，回应着母亲和我。不知它们看着逐年苍老的母亲，已过中年的我，是喜乐，还是伤怀？片刻，母亲便露出疲态，佝偻腰身，弯坐在树下石阶上。偶有花瓣落上白发，母亲不觉，我也不摘，就这样落了一瓣又一瓣。金色的夕阳余晖洒来，母亲与杏树、繁花、石阶、老院，构成一幅韵味悠远的剪影，我在心中名之“岁月”。恍惚间，母亲消失，换我安然坐于树下，任“杏花吹满头”……

“新英遍旧丛”，多么美好。我愿静守在每个四季轮转的源头，等一树杏花，等一场重逢或邂逅，等一个花开忘忧、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。

## 镜中水仙

杨福成

铜镜铺的老匠人总在黎明磨镜。青铜镜面蒸腾起一团青雾，映出他模糊的面容。他说镜子分三等：青铜镜照人如隔纱，玻璃镜照人如照雪，水银镜照人如照魂。世人却偏爱最末等，总在镜前反复擦拭，像擦拭神龛前积灰的莲花灯。

那些终日擦拭镜面的人，渐渐把脊骨弯成银镜的弧度。他们在酒宴上端出瓷盘般妥帖的微笑，在人群里裁剪出最合适的角度。有位戏子与我讲过：当他在台上扮了十年小丑，某日卸了油彩，发现自己眉目已长成胭脂画就的模样。

我曾见深秋的锦鲤争食。水面碎金乱银中，它们将柔韧的身躯折成讨好者的弧度，却不知岸上孩童手中饵料，原不过是些揉碎了的枯叶。众生在虚空中编织金线，却把自己缠成了提线木偶。那些被无数目光熨烫过的灵魂，终究成了他人瞳孔的拓印本。

老匠人将磨好的铜镜浸入寒泉。他说真正的好镜不必太亮，正如人不必活得太清晰。他院中养着几盆水仙，花影在铜镜里摇曳，仿佛素衣仙子临水自照。我忽然明白，或许我们都该学学希腊少年纳西索斯——不是沉溺倒影，而是懂得在粼粼波光里，辨认出自己最初的眉目。

暮色漫过镜面时，檐角风铃轻响。老铜镜里浮动的暗纹，像极了人心里那些擦不掉的年轮。